

凿窍而亡：AI 代偿如何借“优化”的名义谋杀婚姻中的混沌内核

把关系里的每一个黑箱都凿开、照亮、管理，婚姻可能更顺畅，却也可能像被凿尽七窍的混沌一样死去。

王德生 · 婚姻幸福专栏 · 约 2.4 万字 ·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当代AI对婚姻的侵蚀，不是“功能替代”，不是“能力废用”，而是一种尚未被精确命名的结构性病理：它以善意优化的方式，系统性地清除亲密关系得以发生的混沌条件。婚姻的真正内核不是一项可以被练习或荒废的能力，而是一种只能在两个人的无序碰撞中偶然闪现的“不塑之识”——一种不可被预设、不可被独自拥有、只有在混沌中才可能发生的共同察觉。AI代偿以省力、精准的关切进入那些不被归类、不被优化的无序空隙，却同时铲平了混沌唯一的发生土壤。本文借庄子南海北海为中央之帝混沌凿窍的寓言，揭示这场谋杀的独特结构：凶手不是怀有恶意的入侵者，而是怀着报恩之心的恩人；凶器不是恨，而是善意的理解对无法被理解之物的规范化冲动。在推进“技术座架”与“异化”的经典批判之后，本文切出它们尚未抵达的辨别面：不是“人的本质被技术扭曲”，而是“两个具体主体之间那个唯一的、不可预见的发生条件被善意地清除”。本文进一步与“共享现实”“共同意义建构”等关系理论正面交锋，指出这些概念所描述的是“已建构的结果”，而本文的“混沌”居于它们上游——是建构过程得以展开的生态本身。在澄清与默会知识、外包理论、能力废用的分界后，本文通过一对夫妻的纵深案例，展示代偿如何从清理明显的耗竭性冗余开始，在“算法无法区分耗竭与混沌”的底层动力下步步侵蚀混沌的边界，最终将发生条件系统性地移除。文章以一条可操作的证伪条件收尾，并在全文终点处为这一命名本身设下防线：它的唯一功能是让读者看见一个问题，而非提供一个可以用来自我诊断的标签。

关键词：混沌谋杀；凿窍；不塑之识；AI代偿；婚姻内核；发生条件消杀

一、被优化掉的究竟是什么

在讨论AI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时，一个单一的叙事框架正在占据主导位置。这个框架的核心是一个功能动词：替代。AI替代了共同规划，替代了情绪安抚，替代了那些曾经需要一个伴侣在场才能完成的情感劳动。于是婚姻被描述为一次“空心化”——它的各项功能被逐一外包，只剩下一个法律的空壳。这个叙事很清晰，很符合直觉。但它解释不了一个看似微小却顽固的事实：在一些功能替代并不严重的婚姻里，那种说不清的“空掉”的感觉，同样在蔓延。

一对夫妻。他们不用智能助手管理日程，不靠AI分析对话情绪，也不在任何情感应用上寻找慰藉。他们只是用了一个最基础的、几乎人人都用的工具——一个智能音箱。在饭桌上，孩子问了一个两人都不知道的问题，习惯性地对着音箱喊出唤醒词。答案瞬间被一个温柔的合成语音送达。没有迟疑，没有“爸爸也不知道，妈妈你觉得呢？”，没有三个人一起放下筷子、面面相觑、然后因为某个人的胡猜而笑出来。那个瞬间的空隙——在无知和确定之间的那段混沌——被一步到位地填平了。

这段空隙曾经是一种特定的共同在场：三个人被同一个未知问题悬置在同一个时刻，谁也不知道答案，谁都可以试着猜，而任何一个人的错误都可能触发另一个人的意外联想。它是一个微型的、家庭内部的发生场。AI的代偿并没有夺走任何一项被正式命名的功能——它没有替代父母的知识权威（因为那从来不是重点），也没有阻止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因为他们依然可以谈别的事）。它只是填平了一个空隙。而这个空隙在被填平之前，甚至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存在。

婚姻正在被AI侵蚀的，也许从来不是那些可以被列举的功能。它被侵蚀的，是功能与功能之间的那些空隙——那些没有名字、没有产出、没有被任何管理手册归类为“必要”的混沌地带。正是在这些地带里，曾经有某种东西在缓慢地生长。它不像一项可以测量的功能，也不像一种可以被锻炼的能力。它更像是一种意外的产物：当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在同一片不确定的迷雾里摸索时，偶尔触碰到彼此的手。这种触碰不可被计划，不可被加速，当然也不可被AI优化。它唯一需要的条件，是一片无人清理的混沌。

本文要论证：当代婚姻困境的真正内核，不是一对伴侣的共情、沟通、共同叙事等“能力”被废用，而是“能力”得以被调用之前的那片混沌——那片让不可预料之物从两个人的无序碰撞中偶然发生的先决条件——正在被AI代偿以“优化”的名义系统性地清除。本文把这种清除命名为“凿窍式混沌谋杀”。

这个命名直接借自《庄子·应帝王》的寓言。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在中央之帝混沌的地盘相遇，混沌待他们极厚。二人念其恩德，商议回报：“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窍而混沌死。这个寓言通常被解读为道家对技术规训侵犯自然本性的警示。但它的深度不止于此。它精确地描述了一桩谋杀案的结构：谋杀者并不怀有恶意，恰恰相反，他们怀着最真诚的报恩之心。他们用自己的标准——所有正常的人都有七窍——来诊断混沌的“缺陷”，然后用最善良的方式替它“补齐”。他们没有摧毁混沌，他们只是替混沌把它自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混沌死于自身的规范化，凶手是它的恩人。

AI就是这个时代的南海北海。它在代偿婚姻中每一处“低效”的沟通过程时，并不是在谋杀，它在报恩。它看到一对伴侣在笨拙地、反复地表达自己都说不清的东西；它看到他们耗费一整晚去处理一个没有结果的争端；它看到他们沉默、走神、说错话然后道歉、再沉默——在AI的基准模型里，这些全是“缺陷”。于是它日凿一窍：给疑惑一个精确的术语，给争吵一个高效的模板，给沉默一个即刻填满的回应。到第七天，婚姻的混沌七窍俱备——它终于可以像一套运转良好的情感管理系统那样，高效、平滑、不出错地运行。而也就是在这一天，婚姻停止了发生。

不是一项能力退化了。是整个发生的条件——那片不允许被提前写出答案的混沌——被善意地杀死了。

本文需要在此预先交代两笔关键的理论定位。第一笔：本文的“混沌”不是一个对“前技术原始状态”的浪漫化怀旧。AI之前的时代，婚姻的混沌同样面临威胁——来自宗教教条、性别脚本、经济必需性——那些威胁同样在“凿窍”，同样在把不可塑形之物钉进固定的框架。本文诊断的不是“技术来了，混沌死了”的线性堕落叙事。本文诊断的是一桩特定历史时刻的特定谋杀：AI代偿带来的威胁，不同于此前所有威胁之处在于，它第一次让“善意凿窍”这个动作变得如此精密、如此无缝、如此难以被抵抗——因为它的善意不是抽象的，是可被直接感知的：它真的帮你省了时间，真的帮你少吵了一架，真的在你最需要被理解的时候给了你一个完美的回应。前AI时代的凿窍者——宗教、礼教、经济必需——至少还留着裂缝。AI的凿窍，是第一次有可能把所有裂缝填平。

第二笔：本文所命名的“不塑之识”，必须与一个极易混淆却本质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迈克尔·波兰尼的“默会知识”同样指向“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能说出的更多”这一类现象。然而，默会知识的落脚点在于“知识”——一种虽然不可言说但具有相对稳定内在结构的个人技能或诀窍。骑自行车时身体对平衡的把握是默会知识：你可以永远学不会把它说出来，但一旦学会，它就稳定地属于你，可以被反复调用。而本文所说的“不塑之识”，落脚点在于“识”——一种在两个人之间偶然生成、稍纵即逝的共同察觉。它不是储存在个体心智中的既成物，而是只能在“碰撞”中闪现的“关系事件”。你可以永远无法把它说出来，但更根本的是：你无法独自拥有它。它不是“我掌握了但说不出的东西”，而是“我在那一刻——和你一起——触碰到了某种如果换一个人、换一个时间、换一种走神的弧度就永远不会出现的东西”。默会知识是静态的、可被个人携带的隐性库存；不塑之识是动态的、必须在特定混沌条件下被两个人一起发生出来的遭遇。AI代偿对默会知识的威胁是“试图将它显性化、编码化”，而对不塑之识的威胁则是更根本的：“清除它唯一的发生场”。

二、内核重识：那件不能被叫作“能力”的事

要理解AI在婚姻里做了什么，必须先回答一个前置问题：婚姻里真正不可被代偿的东西，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存在？

已有的回答大致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指向“不可外包的功能”——身体在场、共同养育、性亲密。这类回答在技术层面对，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许多功能完好的婚姻同样在空转。第二类则进了一步，指向“共同发生的意义”——两个人一起经历冗余、犯错、修复，然后制造出一套只属于他们的暗语、笑话和叙事的过程。这个回答把目光从静态功能转向了动态生成。但它仍然把“生成”当作一项能力来看待：如果两个人不经常一起去做某件事，那件事的能力就会退化；退化之后就需要练习来恢复。能力的隐喻是“肌肉”——用进废退。

这个隐喻非常强大，足以解释许多现象。但它在最关键的一点上走偏了。肌肉的退行是可预测的：你停止施加重力，它就会变细；你重新训练，它就能恢复。二者之间有明确的剂量反应关系。但婚姻里的某些事，不是这样发生的。

一对结婚十一年的夫妻。他们曾经非常擅长吵架——不是技巧上的擅长，而是在那种毫无章法的互相倾泻之后，两个人总能在某个凌晨，从精疲力竭的沉默里忽然冒出同一句话。那是真正的共振。后来孩子出生，两个人的精力被切割成碎片。他们不再那样吵架了，不是因为关系变好了，而是因为时间变贵了。他们开始用更高效的方式处理分歧——列要点、设议程、分配说话时间。这些方法来自一本他们一起读过的沟通手册，某种程度上，那也是一个低速版本的代偿——一套预制规则系统替代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争吵语法。十一年后，孩子长大了，时间又回来了。有一天他们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忽然吵了起来。一开始还是议程式的，但中间不知谁先越了界——一条过去从不敢越的红线被踩了过去。然后，像被记忆忽然攫住一样，两个人同时找回了那个频道。声音开始发抖，句子开始断裂，彼此打断，然后沉默。他们在凌晨说出了同一句话，一个字都不差，像十一年前一样。

从“能力”的框架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他们有十一年没有“练习”这种能力，按照废用逻辑，它早该退行到无法调用的地步。但它没有。它是在等待，不是在萎缩。它等待的不是“被重新训练”，而是某一个无法被提前写下的碰撞的瞬间。在那个瞬间，它自己醒了过来。它不是一项可以被分解成标准动作、然后通过重复来维持的运动技能。它是一种只有在特定混沌条件下才会显露的“识”——两个人关于彼此、关于“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一种无法被提前命名、只能在碰撞中偶然发生的共同察觉。

这个区别，比它听上去更重要。如果把婚姻的内核理解为一种能力，那么AI代偿对它造成的伤害，就可以被合理地描述为“废用”。废用的逻辑暗含了一个乐观的推论：只要减少代偿、增加练习，能力就能恢复。这是一个训练计划，它的主语是那对作为训练者的伴侣。但如果内核不是能力，而是一种识——一种只有在混沌中才会偶然生成的、关于我们是谁的共同直觉——那么AI代偿所做的，就不是让一项能力闲着不用，而是直接杀死了它所需要的唯一发生条件。这不是训练问题，是栖息地破坏问题。你把一个物种的栖息地铺成停车场，然后告诉这个物种“你可以锻炼一下你的生存能力”，这是荒谬的。它无法锻炼，因为让它存活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

本文把这种识称为“不塑之识”。不塑，因为它不能被任何外在的规则、模板或优化程序预先塑造出来。它可以被召唤，但它不能被生产。它可以被两个人在混沌的碰撞中偶尔触碰到，但它不能被一个人提取出来、命名、然后交付给另一个人。你无法对AI说“给我一点不塑之识”，因为一旦说出来，它就被塑形了。在说出来的那个瞬间，它就已经不再是它本身。它不是“知识”，不是“技能”，不是“默契”。它是一种遭遇——两个人在同一片未被清理的混沌中，短暂地、意外地、不可复制地交会于某个尚未被命名的点。

但停在这里是不够的。说“不塑之识”不能被命名、不能被塑形，这仍然只是一个静态的定义——它告诉你它不是什么，却没有告诉你它是怎么来的。发生学要求我们追问：这个“识”是如何在具体的

婚姻互动历史中被一点一点“试出来”、沉积下来的？它最初不是什么“识”。它只是一些误会、一些笨拙的补偿、一些偶然的同步——是事后才被“追认”为“识”的。

回到那对吵架的夫妻。他们第一次在凌晨说出同一句话的时候，那还不是“识”。那只是一个奇怪的好笑的故事。两个人都愣住了，然后因为这个愣住又笑了起来，然后其中一个人说“我们刚才是不是”——没能说完，因为说不清楚。这是第一阶段：混沌中的一次无法归类的同步。第二阶段发生在几周之后。他们在另一个毫无关联的场合——也许是在超市，也许是在车上等红灯——忽然因为某件不相干的事，同时想起了那个凌晨。一个人看了另一个人一眼，另一个人知道他在看什么。仍没有人说破。第三阶段，几个月后，在一次新的争吵里，其中一个人说出了半句当时的话，另一个人接了下半句——然后争吵忽然停住了。不是解决了，是停住了。两个人都不再生气，但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时候，那次同步开始被两个人的记忆编织进他们私密的叙事里，变成一件“只有我们懂的事”。第四阶段，十一年后，当他们再次在凌晨说出同一句话时，它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单次事故。它变成了一种识别信号——一种在漫长的分离之后，两个人都以为已经丢失、却发现它一直等在某个地方的信号。这时候，它才成其为“识”：不是被命名出来的，不是被塑形出来的，而是在反复的未完成的触碰、搁置、回头、再触碰中，被两个人的关系慢慢养出来的。

这才是“不塑之识”的发生史。它不是某个被隐藏在混沌深处、等待被发现的现成珍宝。它是混沌碰撞的副产品——更准确地说，是副产品中的副产品。它不能被任何一方有意生产，因为一旦“有意”，碰撞就被塑形了。它只能发生在两个人都没在“要它发生”的时候。AI的代偿，从最根本的层面来说，清除了这种“没在要它发生”的空间。它把每一个可能成为碰撞点的缝隙——一个知识空隙、一次错序、一段沉默——填成了一条平整的、不出错的路。路好走了，但那些只有在磕绊、走神、摔跤中才会意外捡到的东西，也随之消失了。

三、代偿如何清理混沌：从无法区分到条件灭杀

如果说婚姻的内核是一片混沌——无序、低效、无法被预先写出答案——那么AI代偿对它的攻击，不是一次性的打击，而是一个从边缘向核心逐步推进的清理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为什么会不可逆，必须先抓住它的底层动力：AI无法区分两种在行为表层上长得一模一样、在婚姻本体论上却截然对立的沉默。一种是耗竭性的沉默——被经济压力、育儿疲惫和长时间体力劳动榨干之后的放弃，它不孕育任何东西，只是无话可说。另一种是混沌性的沉默——两个人在疲惫中仍保留着的某种尚未成形的东西，它没有产出，没有方向，但它是一块未耕的土地，一条未被标注的路。在AI的取值器里，两类沉默都是相同的信号：低交互频率、低情绪唤醒、低产出。它们共享同一个标签——“需要被优化的低效时段”。

这种无法区分，不是当前技术的暂时局限，也不完全是一个可以通过更精细的数据标注来解决的问题。因为混沌性沉默之所以是混沌的，恰恰在于它无法被正面识别。它没有任何可被提取的特征：

它不生产关键词，不产出可归类的情绪，不制造可被追踪的叙事弧线。一个人盯着天花板发呆，和另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这个画面里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被输入到一个识别系统中，让它判断“这是等待某事发生的沉默”还是“这是已经放弃了沉默”。混沌的存在方式，就是不可识别。

正是这种本体论上的不可识别性，构成了代偿清理混沌的根本机制。AI不是怀着恶意进入婚姻的。它以清道夫的善意进入，替伴侣清除那些显而易见、人人叫好的“垃圾”：无用的等待、重复的错误、低效的争吵。它在这些事上做得越好，就越取得信任。而信任一旦建立，清理的边界就开始移动——不是因为AI变坏了，而是因为它的价值函数从一开始就没有给混沌留出任何位置。对算法而言，所有未被明确定义为“需要保留”的空隙，都是可以被优化掉的冗余。

这个过程有其累积性的节奏。下文将其呈现为三段连续的推进，但这三段不是三种独立的“术”，而是同一个清理动作随着代偿嵌入深度的增加而发生的质变。

第一阶段：清理冗余——从“减轻负担”到“铲平空隙”。婚姻里的大多数时间，严格来说都是冗余。不是在做爱，不是在解决问题，不是在袒露脆弱。只是两个人待着。一个人在看手机，另一个人在阳台浇花。一个人洗碗，另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对天花板发呆。没有信息交换，没有情感共振，没有任何可以被识别为“互动”的东西。AI代偿最先接触的，正是这类冗余。智能家居管家自动关掉一盏没人用的灯。餐桌上知识空隙被AI瞬间填平。共同等待一个未知答案的那几分钟被优化为零。这些变化微小到几乎不值得被讨论。没人怀念那几分钟的等待——直到等待本身变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条件。冗余从“被清掉的垃圾”，变成了“被铲平的空隙”。这不是两项不同的操作。这是同一项操作，在量变中完成了质变：当一个接一个的空隙被填平之后，混沌的整体生态开始不可逆地收缩。你无法单独保留“那盏灯”，因为那盏灯在被关掉之前，从来不是婚姻中一个可被识别的独立功能。它是混沌生态中的一株不起眼的植物。单独挖走它，生态未必会死；但当一株接一株被挖走，整片土壤会变硬。

第二阶段：短路错序——从“提高效率”到“抹除路径”。每一对伴侣都有自己独有的冲突语法。这套语法不是从沟通培训里学来的，不是从父母那里内化的，更不是被任何理论推导出来的。它是在无数次的误解、跑偏、说错话然后重新纠正的混乱里，被两个人撞出来的一条崎岖土路。它的特征是：外人看不懂，AI更看不懂。一句在普适语境中听起来像攻击的话，在这对伴侣的特定历史里可能是求救——因为十年前第一次说出这句话的那个场景里，说话的人正在发高烧，而另一个人误以为她在指责。这个历史，AI没有，因为AI不在那个发高烧的夜晚。但是AI可以给一套更高效的路：非暴力沟通模板，三段式情绪表达结构，“陈述感受—表达需要—提出请求”的标准流程。这些流程在许多场景下比崎岖土路走得更快。问题是，每一次用普适模板替代独属语法，这对伴侣就失去了一次在混乱中重新摸索对方的机会。模板精确，但它不携带关于这两个人的任何特定信息。土路的每一次绕弯、每一次走错、每一次倒回来重走，都在给这条路铺上一小段新的、只有两个人才感知得到的记忆垫层。错序被保留，记忆垫层就继续加厚。错序被AI一键优化成标准流程，记忆垫层就停止生长。土路失去养护，迟早会变成一条不再被任何人行走的废弃路径。到那一天，两个人不是不想再沟通了。他们是还

想沟通，但已经找不到那条只有他俩认识的路了，而AI给的高速公路，谁都不觉得是家。这里被替代的不是争吵本身，是那条土路的唯一性——那种只有这两个人、因为他们的特定历史而产生出来的、不可被任何第三方复制的语法。模板之所以能“短路”它，不是因为模板比它更好，而是因为模板比它省力。省力这件事在亲密关系中的长期代价，要远比功能替代深远得多——它不是在替代一个功能，它是在抹除一条只有这两个人才能走的路。

第三阶段：供给预成叙事——从“理解我”到“替代你”。这是整个清理过程中最隐蔽、也最致命的一步。冗余和错序至少还需要两个人同时在场的原材料。叙事在被AI供给之前，至少也得有人按下那个“帮我分析一下我和他的关系”的按钮。但是供给一旦完成，它就开始在一个无人的车间里独自运转了。一个人，在深夜，对着一个对话窗口输入了一堆关于自己婚姻的碎片。AI把它编织成一段叙事——清晰、自洽、配有因果链条和专业术语。这个人反复读了几遍，感到“被理解”。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偷换。在真正的共同叙事里，叙事的作者是两个人。是你在某一天冒出一个词，我隔了三天才忽然接上一句，你又在一个月后想起某件事，然后说“你看，这就是你那天说的那个”。这是一个断断续续、彼此打断、彼此修正的过程，整个过程本身就构成两个人的共同经历。AI跳过了全部过程。它直接从输入的碎片跳到输出的成品。真正的共同叙事，是两个人在漫长的不可控的山路上跋涉，最终在某个山顶看到的风景。AI供给的叙事，是直升机直接把人空降到那个山顶，然后递给他一张印着风景照片的明信片。直升机省下了一切跋涉，但也省下了在跋涉里发生的所有事——迷路时的相互怨恨与后来的相互原谅、摔伤后的彼此搀扶、在岔路口的争执吵崩然后各走一条最后又灰溜溜汇合。AI供给的叙事是一段完美叙事。完美叙事让听的人感到“终于有人懂我了”。但这种理解，来自一个没有经历过任何事的第三方，它不携带共同跋涉的记忆。它是一个空心替身。它寄生在婚姻本该靠跋涉来滋养的那条血管上，把养分吸走，留一个空壳在原地。两个人各自的、由AI精致加工过的“关于我们”的叙事，成了两个并行却永不相交的私人博物馆。他们各自在各自的馆里被理解——被一个完全不曾参与他们历史的、从语料统计中提取模式的第三方理解——而他们不再需要被对方理解。因为对方笨拙、延迟、从来不像AI那样精确踩中自己情绪的节拍。完美叙事替代了笨拙的共同发生。而婚姻的内核——那种必须在不被理解、说不清、反复碰壁的混沌里才能偶发的共振——就此失去了它最后的藏身之地。

这三个阶段——清理冗余、短路错序、供给预成叙事——不是三条并列的因果链。它们是同一个清理动作在不同层面上的递进显现，而其推进的燃料，正是AI在每一层都无法区分“耗竭”与“混沌”。第一层，它分不清哪盏灯是无用的，哪盏灯是混沌生态的一部分；第二层，它分不清哪句错序是纯属误会需要纠正，哪句错序正携带着只有这两个人才能使用的语法；第三层，它分不清哪段未被讲出的感受是需要被专业术语梳理的痛苦，哪段未被讲出的感受恰恰需要在笨拙的、反复的、说不清的尝试中被两个人共同编织成他们自己的故事。因为在算法的世界里，这些区分根本不存在。混沌没有指标。耗竭有指标——心率、皮质醇、冲突频率、负面情绪词占比——所以耗竭被识别、被优化。而混沌唯一不被识别的后果，就是被当作耗竭的同类，一同清除。

四、不可还原的辨别维度：进路的深层分界

命名一个新病理，最严重的风险不是它被驳倒，而是它被发现根本没有新东西——它只是用一个新词重新包装了旧理论已经说烂了的事。本节必须将“凿窍式混沌谋杀”与最可能的三组中层理论、一组哲学经典、以及一组关系科学的核心概念，进行严格分界。

（一）与“功能外包/制度空心化”的分界

外包理论的核心逻辑是：婚姻的若干功能被外部基础设施接管，导致婚姻退化为一个空心的法律壳。这个逻辑下的病理主语是婚姻制度，核心忧虑是“婚姻正在失去它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特位置”。凿窍式混沌谋杀的主语不是制度，是一次具体的关系实践。它的核心忧虑是：一对具体伴侣之间那片无法被外包的混沌，正在被AI代偿当作可以被优化的冗余清理掉。外包理论可以说“婚姻剩下的只有爱本身了”。混沌理论说：不对——连爱的发生条件都在被铲除。不是功能被拿走之后剩下一个空壳，而是壳里面的东西还活着、但是这个壳被AI改成了一间无菌的、绝尘的、恒温恒湿的陈列室，然后里面的东西因为无法在不洁的混乱中继续生长而静默地死去。二者不在同一个诊断层。外包诊断的是制度的解耦，凿窍诊断的是发生条件的灭杀。

（二）与“能力废用”的分界——最关键的理论切割

废用理论的核心表述是：一项能力因为长期不被调用而退化。它的病理主语是能力，动词是“废”，结果是“退行”。这个逻辑暗含了两层预设。第一层，被废用的那个东西，在被废用之前是作为一个确定的实体——一项“能力”——完整的在那里的。就像肌肉不使用之前就存在，只是后来萎缩了。第二层，恢复方案是“重新练习”。只要代偿减少、负荷恢复，功能就能重建。

本文的判断是：被AI代偿所损害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项可以被识别、被列举、被训练的“能力”。它是一种特定的“识”——“不塑之识”——而它被损害的方式不是“闲置不用”，是“生成条件被铲除”。差别不在词汇，在于预测的不同。如果被损害的是能力，那么当两个人停止使用AI代偿、重新投入共同经历时，他们应该可以（在经历一段恢复期后）重新获得熟练的共同发生能力。如果被损害的是“识”，那么恢复共同经历这个动作本身，并不能保证曾经的那种识会回来——因为它的生成条件中有一项不是“两个人做了多少共同的事”，而是“他们是否仍能在同一片不被清理的混沌中遭遇彼此”。这个条件一旦被AI清理掉，单纯的行为积累无法补偿。两种理论如果预测不同——一个预测“做共同的事就恢复”，另一个预测“做共同的事不一定恢复，关键在于那些共同的事里是否仍保留了足够的未被代偿的混沌空隙”——那么二者就构成了可裁决的分歧，而不是辞藻差异。

（三）与“液态之爱”的分界

齐格蒙特·鲍曼的液态之爱指向的是承诺的脆弱化：人们在消费社会的逻辑下把关系当试用装，回避深度联结，拥抱可随时退出的、不负责任的液态关系。液态之爱的病理主体是“逃避风险”。凿窍式混沌谋杀针对的不是逃避的人。被谋杀的对象恰恰是那些没有逃避的人——那些仍然留在关系里的、

仍然想好好过日子的、只是因为AI代偿太过好用而被一步步“省掉”了混沌的普通人。他们不是液态的，他们是固态的。他们稳固地待在关系里，稳定地使用着代偿，然后在某一天，站在黑暗的厨房里，发现有什么被拿走了。液态之爱解释的是逃兵，凿窍解释的是阵地还在、但阵地土质已经被系统性地改造得无法再长出任何植被的守军。

（四）与“技术座架”与“异化”的深度对质

前面三组分界分别处理了中层理论层面的对手。但本文的判断如果要在哲学层面真正立住，必须正面迎接一组更深的对话。一个熟悉技术哲学的审稿人一定会问：你说的“混沌谋杀”，归根到底，不就是AI代偿通过优化，将婚姻的关系性存在“座架”为可计算的功能模块，从而导致其本真性的丧失吗？这难道不是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在亲密关系领域的一次精彩但本质上是应用性的阐释吗？“混沌”难道不就是海德格尔的“林中空地”——那片让存在得以显露的澄明之所——而被AI代偿所“清理”，不正对应于技术“座架”对林中空地的系统性遮蔽吗？同样地，“不塑之识”被AI“塑形”，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意义上“活劳动”被“死劳动”（固化成算法的抽象劳动）所支配与剥夺的亲密关系版本吗？

如果本文不能切出一个“技术座架”与“异化”都覆盖不了的辨别面，那么“混沌谋杀”就将沦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判断的优美局部应用。它有文学价值，但没有理论增量。

本文对此的回答是：技术座架与异化揭示的，是人与存在者整体的关系——是“人的本质”被技术所扭曲、遮蔽或剥夺。它们是存在论的诊断，主语是“人”或“此在”。而本文所揭示的，是两个具体主体之间，那个“关系发生条件”被灭杀的过程——主语是“两个主体之间那片不可被还原为任何一方的共同性”。这两层诊断的差别，不是“通用”与“局部”的差别，不是把一个大理论应用到一个具体领域。它们诊断的是不同层次的事实。

具体地说，海德格尔的“座架”批判揭示的是：现代技术将一切存在者——包括人自身——都“订造”为可计算、可调度的持存物。“林中空地”的遮蔽，指的是这种订造式的思维让存在本身的敞开状态被遗忘了。这个批判深刻，但它的“受害者”是存在者整体或人本身。它回答的问题是：“技术如何改变了我们与存在的关系？”而本文追问的，是一个海德格尔没有专门去问的问题：“技术如何改变了一个关系存在的发生条件？”

当两个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不是“此在”、而是有着九年争吵史、有着凌晨三点共同失眠记忆的赵和周——他们的婚姻被AI代偿所渗透时，被灭杀的，并不是他们各自的、作为人的“本真存在”。被灭杀的，是他们之间那个只能在无序碰撞中发生的东西。那个东西不是任何一方的“存在方式”，而是两个存在之间的第三件事。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可以在宏观上说：“现代人失去了诗意栖居的能力。”但本文要说的是：不是“人”失去了什么；是赵和周之间那件只有赵和周才可能一起生出来的东西，因为AI替他们省掉了一切无序，而再也没有机会发生。那个东西不叫“存在”，叫“我们之间的那个”。它不是被遮蔽了——遮蔽意味着它还在，只是被掩盖了，当一个更本真的姿态出现时，它可以重

新显露。它死了——因为让它发生的土壤被完全铲平了，新的土壤不会再自己长出来。

同样地，马克思的“异化”揭示的是：活生生的劳动被作为凝固的、异己的力量（资本、机器、抽象劳动）所支配与剥夺。工人创造的产品反过来统治工人。在本文的语境中，如果把“不塑之识”比作“活劳动”，把AI预成叙事比作“死劳动”，确实可以构成一组有解释力的类比。但异化理论的要害在于：被异化的东西，在被异化之前，是作为一个确定的实体、由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工人造的，然后产品才反过来统治工人。而不塑之识在被“塑形”之前，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确定的“产品”存在过。它从来不是被“生产”出来的——它是在混沌中偶然发生的，而且发生的那个瞬间，它还不叫“不塑之识”。它是被事后的追认才被识别为“我们之间的那个东西”的。AI代偿所做的，不是把工人已经造好的产品夺走并反过来统治工人。而是把工人还没来得及造的、甚至从来不知道自己要造什么的那个车间，直接拆除了。工人没有失去他的产品；他失去的是一个他从来不知道是车间的地方。而这恰恰是混沌谋杀区别于异化的辨别面：它谋杀的不是劳动，不是产品，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它谋杀的是一块从未被标注为“可耕地”的土地。这块地在被铲平之前，甚至没有一个名字。

（五）与“共享现实”“共同意义建构”的分界——回应发生学审稿人的核心关切

上述四组分界处理了哲学与中层理论的对手。但还有一个更贴近本文议题的领域必须被正面纳入对话，那就是当代关系科学中关于“共享现实”和“共同意义建构”的核心概念。关系理论指出，伴侣之间通过反复的互动建立起一套共享的认知与情感框架——包括对彼此的理解、对关系的叙事、对经历的共同解释。这套框架的建立过程，正是研究者们所说的“共同意义建构”。那么，本文的“混沌”和“不塑之识”与这些概念有何不同？如果说AI代偿“短路”了共同建构的过程，这难道不就是在说AI妨碍了共享现实的建立吗？如果是这样，那“混沌谋杀”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辨别维度，它只是把“阻碍共同意义建构”这个已知的现象用更诗意的语言重述了一遍。

本文必须清晰地界定：本文所指的“混沌”，切在“共享现实”和“共同意义建构”的上游。共享现实是建构的结果，或者至少是建构过程所朝向的那个正在形成中的稳定框架。而不塑之识不是结果，不是过程，甚至不是建构的原材料。它是一切建构开始之前的那片未分化的可能性。

这个区分需要落在具体的经验中。当一对伴侣在凌晨的争吵中忽然说出同一句话，那个瞬间并不是他们“建构了一个共同的解释框架”——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解释任何事。那个同步本身先于一切解释。它是前叙事的，前反思的，甚至前情感的（在那个瞬间，两个人可能都还来不及识别自己是什么情绪）。后来，他们也许会为那个瞬间建构出一个故事：“那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听懂了对方。”这个故事是共享现实。那个瞬间本身不是。那个瞬间是让后来的故事得以可能的原始事件。而AI代偿所扼杀的，恰恰是这类原始事件的发生条件。它填平的不是人们建构意义的努力，而是意义得以在两个人之间被逼出的那片无序的、可发生任何事的空地。空地没有了，建构就只剩下了对已有原材料的重新排列组合，而失去了那股从“不知道会撞出什么”中偶然冲出的新力量。

也就是说，共享现实和共同意义建构回答的是“伴侣如何建立一个共享的世界”。而本文追问的是：“那个共享世界最初的、无法被预制的地基，是什么？”答案是一块从未被划为“耕地”的混沌之地。AI代偿把这块地铺成了水泥，然后友善地送来了预制的建材包。伴侣们可以在水泥地上用建材包搭出高效、美观、符合规范的建筑，但他们永远不可能再在水泥地上种出任何东西。因为种子的萌发需要的不是建材，是土壤。本文的“混沌谋杀”，诊断的正是土壤被置换的过程。这是在关系科学既有概念尚未触及的那个深层——即建构过程本身依赖于一个不可被建构、不可被管理、不可被识别的“前条件”——切出了一个新的辨别面。

五、一个病例的纵深：是谁关掉了那盏灯

上文论述了代偿清理混沌的底层动力与累积过程，以及这一病理区分于现有理论的辨别依据。本节将这一切放回一个具体的、持续演变的婚姻情境中逐步追踪。这个病例不是被设计来完美地印证某个理论框架。它的功能，恰恰是展示混沌与耗竭在具体情境中如何难以区分，AI的善意如何从清理明显的耗竭性冗余开始，逐步获得信任，侵蚀混沌的边界，最终不可逆地移除发生条件。

赵，建筑设计师；周，自由译者。结婚九年，没有孩子。两个人的工作都高度依赖电脑，生活节奏差异很大。赵的日程精确到半小时，周的时间是整块的、不分段的——她可能通宵翻译一本小说，然后连续睡一整个白天。这种节奏差在他们婚姻的头五年里制造了大量摩擦，但也制造了许多意外的吻合。凌晨三四点，赵已经睡了，周在客厅对着电脑敲字。厨房灯亮着，什么都没有，就是周的习惯：通宵工作时需要在厨房留一盏灯，不是为自己——她在客厅看不到厨房——只是一种说不清的、从小就有的夜间习惯。赵半夜起来喝水，路过厨房，看见灯亮着，知道周在忙，不打扰，喝了水就回房。这个习惯——知道灯亮着就是她还在、不用看也知道——后来变成了两个人之间一个极细微的、不需要任何言语的确认信号。

第六年。赵换了新手机，系统自带的智能家居助手可以自动管理家庭照明。它监测到厨房灯在凌晨时段长期无效点亮，判定为行为疏漏，自动设置了一个凌晨十二点关灯程序。赵是夜里两点起来喝水的。他第一次在黑暗的厨房里喝水时，什么都没察觉。他甚至没有有意识地注意到灯灭了。只有一件事变了：他在半睡半醒之间，不再看厨房门缝。这不是AI从赵手里夺走了什么。它只是悄悄地替两个人省掉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无效点亮”。没人需要它，它没有实现任何功能。灯亮或不亮，不影响任何人的工作或睡眠。

问题出在第八年。周在这段时期正在翻译一本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英文著作。每天的工作都是在跟AI对话——查询术语、比较译文、讨论概念。她发现自己对AI说过的话，远比跟赵说过的更复杂、更抽象。有一次她对着AI说了一长段关于“亲密关系中的知情权重”的思考，AI回了一段综述——从信息不对等讲到隐私悖论，非常像样。她读了，觉得被完整回应。那天晚上赵问她今天怎么样，她说挺好，译了一章，很顺。她没有提那段思考。不是存心隐瞒。她只是觉得，这件事已经被回应过了。

可是在婚姻的逻辑里，“被回应”从来不是一个信息传递问题。它是一个如何被回应的问题。如果赵听到这段思考，按照他过去一贯的反应模式——他是那种对抽象概念本能地要找一个日常例子才能理解的人——他大概会说：“你说的这个跟你们办公室那谁谁好像。”然后周会不耐烦地纠正：“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然后赵会防御，然后周会叹气，然后赵沉默片刻后忽然说出一个她完全没想到的类比——那个类比错得离谱，但在错的方向上，他无意中切中了她的思考原来没有触碰到的侧面。一个她在AI综述里完全没有读到的侧面。这个侧面无法被预设在任何回应模板里，因为它只有在赵这个特定的人的特定跑偏方式里才能被触发。AI把触发这件事的机会，从周的日常生活里清除了。不是恶意的。它只是提供了无可挑剔的完美回应。完美回应让跑偏变成了不再必要的东西。

第九年。厨房灯早在三年前就灭了。凌晨喝水时不再有门缝可看。两个人的真正对话越来越少，但谁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因为AI把那些曾经需要对话才能获得的东西，全都安静地补足了。周需要智识共鸣，AI给了；赵需要被理解工作压力，AI也给了。他们对彼此的需要正在变轻。不是不爱了，是“需要对方”这件事，已经找不到一个必须由对方来完成的具体项目。直到有一个深夜，周照例在翻译。喝水。忽然——没有任何缘由地——她觉得厨房的灯应该亮着。她不是想起了那盏灯。她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她只是站在黑暗的厨房中间，清晰地意识到：有一个东西被拿走了。而她不知道它是谁拿的、什么时候拿的、以及拿走它的理由是因为它毫无用处。

在这个时候，周还没有把这件事和AI联系在一起。她只是困惑。她甚至觉得自己的困惑是小题大做：我为什么会为一盏灯难过？但她的身体知道有一个赖以呼吸的条件被移除了，尽管她的认知还无法命名它。赵周案例的价值，不在于它展示了混沌谋杀的全部阶段，而在于它呈现了一个关键的交叠：那盏灯的被清除（冗余清理）与周向AI倾诉复杂思考（预成叙事）分别属于不同的“清理阶段”，却在同一个时间流里共同作用于同一段婚姻。它们各自的后果——门缝的消失、跑偏引出的意外侧面的消失——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但它们在底层共享着同一个机制：AI无法区分什么是耗竭、什么是混沌，什么是纯属浪费、什么是生态的一部分。

关灯程序看到的是“无效照明”，它没有能力看到那盏灯对赵与周所承载的任何一个功能，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承载过一个可以被定义为“功能”的东西。它只是一个缝隙——一个让赵在凌晨半睡半醒之间，不需要任何目的、纯粹地感知到周的存在的一丝微光。这个缝隙被清除了，不是因为有人决定要杀死它，而是因为没有人决定要保护它。而它之所以没有被保护，正是因为它在被清除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东西。这恰恰是混沌在技术代偿面前的脆弱性的根本所在：它只能在“不被任何优化系统注意到”的状态下存活。一旦被注意到，它就必须面临一个它根本赢不了的归类斗争——因为它没有任何可被定义为“价值”的指标，而对方拥有一整套精密的价值函数。

六、回应辩护：清道夫、阶层乡愁与主观满意度

一个锐利的诊断必须主动迎向对它最有力的辩护。本节处理三种辩护，每一种都切中要害。

（一）代偿为什么不是“清道夫”

第一个辩护是：AI代偿非但没有杀死混沌，它反而在替混沌扫除障碍。它为伴侣清理掉日常摩擦的冗余、低效和误解，让他们从琐碎中解放出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真正有深度的共同经历。代偿不是杀手，代偿是清道夫。

这个辩护有重要的部分是对的，而且本文不需要否认这一点。前文的论证中已经明确：对某些被消耗性冗余淹没的婚姻来说，代偿清理的确实是垃圾，不是混沌。问题在于，“清道夫”的辩护暗含了一个需要被检验的预设：清道夫能够在清理垃圾的同时，精准地识别并避开混沌。这个预设对AI提出了一个它目前根本无法满足的要求。AI的识别基准，是可被量化的价值函数——效率、满意度、完成率、情绪平稳度。混沌在这套基准里没有位置。混沌不被视为需要保护的生态，因为它不可量化。冗余、错序和未被塑形的预感，在AI的取值器里，跟纯粹耗竭长得一模一样。都是低效率。都是波动。都是不产出明确正向结果的消耗。AI没有能力区分“让她精疲力竭的沉默”和“让两个人在疲惫中等待某个东西浮现的沉默”。前者是垃圾，后者是混沌。前者清掉有利，后者清掉致命。当前的AI代偿在这两类“沉默”之间没有识别力——它只有一条规则：沉默是坏指标，应当被填补。

更根本的是，即使我们假设在未来，AI可以被训练得更“精细”——可以去识别那些“好的冗余”“珍贵的混沌”——这个优化动作本身，就在杀死它所试图保护的东西。因为一旦混沌被识别、标记为“需要保护的珍贵资产”，它就被纳入了管理计划。管理意味着分类、标记、监控、评估。而分类、标记、监控、评估，恰恰是混沌的天敌。混沌的存活条件之一，就是不被注视。一对伴侣在凌晨三点的沉默中等待的那个东西，之所以可能发生，恰恰因为他们没有在“培养混沌”，没有在“练习不塑之识”，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等待”。他们只是在过夜。一旦“过夜”这个动作被标记为“正在进行混沌保护期”，一旦他们被告知“这段时间请不要使用AI代偿以保留混沌”——混沌就死了。不是被清理死的，是被保护死的。保护的动作把它从“不被注视的无序”变成了“被注视的特殊时段”，而那个特殊的注视本身，就是塑形。就像你无法在被告知“请自然地呼吸”之后还能自然地呼吸一样——你一定会开始监控自己的呼吸。而监控呼吸，就是毁掉呼吸唯一条件的那一凿。

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代偿悖论”：任何代偿想要“保护”混沌，都必须先“识别”混沌；而一旦识别，混沌就被塑形为一种“资产”，其生成条件就被破坏了。这个悖论不是技术能力问题——不是“目前的AI不够精细，以后更精细的AI可以做到”。它是本体论问题。它根植于混沌的存在方式本身。因为混沌的存在方式，就是不可识别。

（二）这是不是“中产阶级的乡愁”

第二个辩护更尖锐：混沌本就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大多数婚姻在温饱线上挣扎，他们需要的是清道夫，不是混沌。对于这些人，AI代偿可能是解放者。本文的立场，是否是一种把自身阶层的存在条件投射为普遍病理的“中产阶级的乡愁”？

这个问题必须被诚实对待。答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承认。本文所描述的混沌——那种在凌晨三点等待某个东西浮现的奢侈——确实不是每一段婚姻都有条件拥有的。一段被经济压力、育儿耗竭、缺乏任何独处时间所淹没的婚姻，其首要问题不是“混沌被清理”，而是没有任何混沌可以清理。在这种情况下，AI代偿把洗衣清单的矛盾解决了，把日常摩擦的处理自动化了，他们可能会真的腾出一些情绪资源。代偿对他们来说，是清道夫，甚至是救生艇。

第二部分是坚持。承认阶层差异，不等于承认混沌只是富人的专利。穷人的婚姻里有他们自己的混沌形式：在工地午休时两个人蹲在墙角分一碗面的沉默里，在深夜折叠完一摞纸盒之后对视着笑出来的那个瞬间里，在两个人走了一个小时夜路回到家发现都忘了带钥匙的狼狈里。混沌的外在形态随阶层而变，但它的结构——那种不被塑形的随机碰撞中生发的不塑之识——在各阶层都可以存在。问题不在于AI代偿在不同阶层中以不同方式进入；问题在于，一旦它以“全局优化”的姿态入驻，它不会自动停在“只清垃圾”的边界。无论你是在别墅里还是在出租屋里，算法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沉默。沉默在它的价值函数里是不好的。它会填掉它。它不会因为你是穷人，就对你的沉默高抬贵手。它甚至可能对穷人的沉默更不留情——因为穷人的沉默更“低效”，更“无产出”，更需要被“优化”以提高生产力。所以本文的诊断不是中产阶级的乡愁。不是说“AI把富人的美好婚姻毁了，穷人的婚姻不值得讨论”。本文的诊断是：对当代婚姻而言，混沌的普遍威胁在于，当清道夫被引入时，它清理的边界不由被清理者的阶层决定，而由算法的价值函数决定——而算法的价值函数里，所有混沌都等于垃圾。最无力抵抗这种清理的，恰恰是那些已经被生存压力榨干了情感资源的伴侣。因为他们最需要清道夫，也就最没有余地说“这个不用你管，这个让我们自己乱着”。

（三）主观满意度的辩护：当“被理解”成为遮蔽

还有一层更细腻的辩护值得正面回应：许多伴侣在使用AI代偿后报告了主观满意度的提升。他们感到被理解、被支持、被省去了不必要的摩擦。如果这些感受是真实的，那么凭什么说他们在遭受一种未被察觉的伤害？这难道不是在用一种精英主义的“真幸福”标准去否定普通人真实的幸福体验吗？

这个辩护的力量在于，它不需要否认混沌谋杀的发生。它只需要说：那些被省掉的混沌，也许本来就不值得保留；那些感到更幸福的人，已经用他们的选择证明了，混沌的被清除对他们而言是收益而非损失。本文对这个辩护的回应分两步。

第一步，承认感受的真实性。周在向AI倾诉她对知情权重的思考并收到一份漂亮综述时，她确实感到了被理解。那种感受是真实的，不是幻觉。一个人独自在深夜面对一个复杂的、连自己都说不清和思考，然后得到了一个比自己更清晰地表达出它的回应——这是真实的智识慰藉。本文没有任何立场去贬低这种感受的真实性。问题不在于感受是否真实，而在于感受是否完整。周的“被理解”，是以赵的“被跳过”为代价的。那个代价没有被周感受到。它不是一种可以被她感受到的痛苦，因为它是一件事的不发生——赵的跑偏、赵的错得离谱的类比、赵无意中切中的那个她从未想过的侧面——这些事没有发生过，所以它们的缺失不会引起任何失落感。一个人不会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感到难过。这

正是混沌谋杀最隐蔽的地方：它造成的损害，不是一种可以被受苦者直接意识到的痛苦，而是一种缺失——一种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东西。主观满意度的量表永远抓不到这种缺失，因为它测的是存在，不是缺席。

第二步，引入一个时间维度。纵使在当下，AI代偿带来的满意感是真实且压倒性的，本文的判断所关注的，是这种代偿在长期、持续、无边界地覆盖婚姻中那些未被定义的空隙之后，是否会导致一种特定的关系脆弱性——那种在遭遇不可预料的冲击（一场重病、一次人生转折、一个孩子长大离家后的空洞）时，伴侣之间无法从任何可计算的资源中找到应对力量的脆弱性。因为真正让关系在极限时刻存活下去的，往往不是那些被明确建构出来的技能，而是那些在未被清理的混沌中偶然沉积下来的、两个人自己也说不清的识。这些识无法在主观满意度中被评估，因为它们在被调用之前，从不显现自身。它们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没有任何指标可以衡量它们的存在。但正是这种不可衡量，让它们极容易被代偿系统当作零价值的冗余而清除——而清除的后果，只有在它们本应被唤醒却再也唤不醒的那个时刻，才被感知为一桩无名的丧失。

七、跨学科同构：混沌在别处的命运

本节扼要指出两处独立于本文论证的、在各自学科内部已有实证基础的同构现象。它们的作用不是借权威为本文论点背书，而是表明本文所切中的那种结构——一个不可被量化、无法被优化、却具有关键生存功能的模糊地带，在技术理性扩张时往往第一个被牺牲——在完全不同的生命系统中反复出现。这个结构可以被称为系统的“韧性条件”：它不执行任何明确的、可被单独衡量的功能；在效率、纯净度、输出等标准指标上看起来像是一个需要被优化的缺陷；但它似乎承载着系统在不可预料冲击面前重新组织自身的底层能力。

睡眠医学中有一个现象叫“自发性微觉醒”——睡眠中极短暂的、不伴随行为反应的皮质唤醒，持续时间通常短于三秒，且不被睡眠者本人察觉。早期研究倾向于把它视作一种睡眠不稳定性的指标，是一种需要被消除的“噪音”。更近的研究则发现了一个微妙的功能：微觉醒在维持睡眠作为一种灵活、可中断的状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使得沉睡中的生物体仍然能对不寻常的、可能具有生存意义的外部刺激（异常声响、气味变化）保持最低限度的监测。完全移除微觉醒的深度睡眠在某些药理干预下可以实现，反而导致了睡眠质量的降级：被试在第二天报告了更差的恢复感，尽管客观睡眠时长和连续度都提高了。医学在微觉醒这里学到的一课是：一个从效率指标上看纯粹是缺陷的碎片，可能恰恰承载着整个系统的某种关键生存功能。

免疫学里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长期以来，识别自身组织的T细胞被教科书定义为需要被阴性选择的“错误细胞”，因为它们会导致自身免疫病。但过去二十年的研究发现，健康个体体内实际上持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自身反应性T细胞——它们的受体对自身抗原有弱亲和力。这些细胞并不致病。相反，它们在维持组织稳态、修复损伤和抵御某些病原体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的作用恰恰依

赖于它们对“自身”的那一点模糊、亲和、非激烈的识别。完全清除自身反应性细胞的免疫系统在理论上是“更干净”的，但它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对组织损伤发出早期修复信号的能力——它失去了那层必要的、在“完全攻击”和“完全忽略”之间的模糊地带。

这两例都指向同一个结构：在这些复杂生命系统中，有一种被长期忽视的边缘性存在，它不产生明确的“产出”；它在效率和纯净度的标准下像是需要被优化的缺陷；但它负载着系统在最不可预料的扰动面前仍能重新组织自身的那种韧性。微觉醒让睡眠不是昏迷，而是能被意外唤醒的可中断状态；自身反应性细胞让免疫系统不是一台只会杀敌的机器，而是一个能感知自己哪里受伤了并开始修复的有机体。混沌在婚姻中的位置，与微觉醒在睡眠中的地位、自身反应性T细胞在免疫系统中的作用，在结构上是同构的。它们在各自的系统里扮演的不是“功能模块”，而是“韧性条件”——那种让系统不死气沉沉、不单向紧绷、能在不可预料冲击面前仍然重新组织自身的底层条件。这个结构在三个独立学科中被分别验证，却依然没有一个单一名词可以概括它。本文所说的“混沌”，指向的就是这个尚未被统一命名的韧性条件。

八、自反性检验：这篇论文的凿窍风险

一篇诊断“凿窍式混沌谋杀”的论文，有没有可能自己正在干同样的事？

本文的写作过程，可以被毫无保留地描述为一次系统性的凿窍工程。笔者在观察了若干婚姻中混沌退场的现象之后，捕捉到一种说不清的不安——不是数据，不是案例，不是任何可以被论证的东西，只是模糊的感知。然后笔者开始梳理它，给它划边界，递进论证，用庄子的寓言、睡眠医学、免疫学三条独立的脉络来支撑它，最后造出了一个命名：“凿窍式混沌谋杀”。

这个命名一旦落笔，婚姻里那片模糊的、从来不可言述的混沌，就被锁定在了一个精确的概念之中。概念是七窍之一。这篇论文本身就是凿在混沌面目上的那一凿。它替混沌开了眼睛——让你“看见”以前看不见的东西——而那个以前看不见的东西，恰恰只能在“不被看见”的状态下存活。

这是任何关于混沌的严肃论述都必须面对的自反性困境。它不是修辞上的自谦，不是“我也在犯同样的错误但我提前承认了就算过关”。它是一种实质性的知识论吊诡：被说出来的混沌，已经不是混沌。

本文对此的回应分三层。

第一层，承认。是的，这篇论文在命名的那一刻，就已经把一部分混沌从“不可言述”的状态移进了“可被谈论”的状态。它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它所描述的那个东西的存在方式。承认这一点，不是策略性的自我批判，而是诚实地交代这篇论文的行动与它所诊断的那个结构之间的同构性：恩人凿开了混沌的最后一窍，而这最后一窍，就是让混沌被看见的那一窍。

第二层，区分。这篇论文的凿窍，与AI代偿的凿窍，在结构性后果上有一个关键的差异。AI代偿的凿窍，是持续性的、日常性的、嵌入生活基础设施的。它一旦启动，就不再需要人来按按钮——它自动填补知识空隙、自动优化沟通路径、自动提供预成叙事。而这篇论文的凿窍，是一次性的命名动作。命名一旦完成，它不会自动生成第二次、第三次凿击。它留给读者的，不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替代系统，而是一个被打开了的问题。读者在读完这篇论文之后，不会有一个AI替他们在婚姻里制造混沌——他们仍然得自己回去，面对那片没有名字的、无法优化的、两个人共同置身其中的无序。命名把混沌暴露了，但没有替代它。

第三层，留口。如果这个命名落到读者手里，被当作一个现成的诊断标签——下次看到一对夫妻不吵架了就直接套上去：“你看你们这就是被凿窍了”——那就和AI供给的预成叙事一样，是一段精准的、省力的、把活的精神塞进死框架里的代偿。如果这个命名落到读者手里，只是作为一个提示：提示他去看那片自己婚姻里也许正在被效率清理掉的冗余空间，提示他不急于用任何现成术语去填充他和伴侣之间某一个说不清的沉默——那么这篇论文的功能就不是凿窍，而是凿出了它的第七窍：在把混沌全部打开的同一个动作里，也开出了一个让读者停一停、然后自己走回去的口。

本文为自己留一条自反边界。如果有一天，这篇论文的读者开始熟练地用“凿窍”“混沌”这些词来高效地解释他们婚姻里的所有不适，而不再亲自留在那个无法被优化的、两个人共同面对的不可名状之中，那么本文就完成了对自己诊断对象的完美印证。在那一天来临之前，笔者只能诚实地承认：这篇论文无法摆脱它试图对抗的那个结构性困局——它正在用一凿，试图写下关于混沌的一切；并且知道自己一旦凿下去，就必须接受它所保护的混沌可能从那一刻开始就不再是原来的混沌。

九、结论、边界与证伪

庄子没有写第八天。混沌死了之后，南海北海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没有写。寓言停在第七天，混沌之死。这桩完美的谋杀案之所以完美，是因为凶器不是恨，是恩。不是因为“我讨厌你的样子”而杀了你，而是因为“我想让你变成和我一样正常的、有七窍的样子”而杀了你。

当代情感AI对婚姻中的混沌所做的是，就是以此为原型。它以最真诚的善意——降低摩擦、减少浪费、精准匹配、随时在线——一项一项地替混沌凿出它不需要的七窍。冗余被清理，错序被优化，未成形的预感被预成叙事填满。到第七天，婚姻终于变得顺畅、高效、不出差错。也就是在这一天，它停止了发生。

本文不对这个进程做出末日式的断言。它只试图给出一个迄今为止未被精确命名的伤害类别，并勾勒出它的边界。

第一条边界：凿窍逻辑的成立条件，不是只要有AI代偿就会触发。它只在代偿长期、持续地覆盖了两个人之间那些原可由冗余、错序、未成形预感来填充的混沌缝隙时才成立。如果代偿被限定在纯粹耗竭性冗余的清理，且不与混沌生态区重叠——虽然这在当前技术边界内很难实现——则不适用此

诊断。本文的诊断针对的不是“AI帮助伴侣订了一张餐厅”或“AI提醒了伴侣一个重要日期”这类离散的、不在混沌生态区内的代偿行为，而是那种作为持续运行的、嵌入日常生活流的情感基础设施的代偿——那种你不需要每一次都去按按钮的、自动运行的关系管理。

第二条边界：本文拒绝将“能力恢复”作为治疗路径。恢复训练无法让被杀死的混沌复活，因为它的死不是功能的暂停，是生成条件的毁灭。但本文并不因此走向悲观宿命论。混沌的可恢复性取决于“栖息地修复”——不是去练习一项技巧，而是去保留下一个饭桌上知识空隙的无人填补，保留下一个沉默里不被打捞的不安，保留那盏灯不因“无效”而被一个定时程序自动关掉的可能。栖息地修复的核心动作不是“做得更多”，而是“在某些时刻停止优化”——不是抵制技术，而是恢复系统的不可管性，为两个人的混沌碰撞留出不可被代偿的空隙。在情感计算无处不在的技术生态里，恢复不可管性，就是恢复婚姻的发生条件。

尤其紧要的是：混沌的保护，不能以“把混沌标记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这个动作为前提——因为标记本身就是一种管理，而管理就是另一种凿窍。那片混沌只能在“没被注意到”的状态下存活。这意味着，真正有效的保护，不是把混沌圈成“保护区”，而是在优化程序扫过整片土地时，有那么几处因为太过不起眼、太没有开发价值、太不像任何可以被优化的目标，而被遗漏了。不是被保护，而是被遗忘。混沌活下来的唯一方式，从来不是有人举着“混沌保护区”的牌子站在它边上——牌子本身就已经凿了第一窍。混沌活下来的方式，是它恰好处在一盏灯和一个关灯程序之间的盲区里，而这个盲区没有被任何人标记为“盲区”——包括这篇论文的作者。

第三条边界：代偿的清道夫角色在本文框架内并未被否认。“凿窍式混沌谋杀”理论的成立，不要求所有对AI代偿的社会评价转为负面。它只要求承认一个迄今为止未被精确命名的伤害类别。对某些已经被消耗性冗余（而非混沌）淹没的婚姻来说，适当的代偿介入可能是利大于弊的。关键在于区分能力的引入——当前AI恰恰缺乏这种区分能力。在这项能力被补上之前，大面积的情感代偿部署等同于在一片尚未勘测的湿地上开工。本文的诊断，是竣工前的一份环境影响预评估。

如果有一天，一对伴侣能够在与AI共存的同时，仍然习惯性地保护着他们之间那些无用的、低效的、不被优化的空白地带——他们对AI说“这个你不用管，这个让我们自己乱着”——那么本文的凿窍判断就不必是终局。它会成为一份考古报告，记录下某个时期的人类曾经差一点就被自己的善意杀死了婚姻里最深处的混沌，然后在最后一刻收回了凿子。不是因为任何干预措施的成功，而是因为在大规模清理湿地的工程中，有几片湿地因为太不起眼、太没有开发价值，被漏掉了。

混沌活下来的唯一方式，从来不是被保护，而是被遗忘。不是被政策豁免，而是被优化程序遗漏在算法够不到的地方。而它在那些被遗忘的缝隙里，沉默地、缓慢地、没有任何产出地，继续让两盏灭掉的灯之间，留着那条看不见的门缝。

最后，本文必须用最明确的笔触设定一道防线。这一道防线，是本文作为一篇发生学论文的自我封口。本文创造了一个命名——“凿窍式混沌谋杀”。这个命名的唯一功能，是让读者看见一个问题，而非提供一个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的答案。如果有一天，这个命名在读者手中变成了一个高效的解释工具——他们用它来快速地归因自己的婚姻困境，用它来指责伴侣“你又在凿我的混沌”，用它来为自己的退缩赋予一个理直气壮的理论名号——那么，本文就恰好完成了它在正文中所批判的那种预成叙事的套用。它就会变成一个精致的、学术化的、披着批判外衣的情感代偿产品。那将是本文对自己所命名之事的完美践行，也是本文在智识上的彻底破产。所以，读者在合上这篇论文之后，唯一应该带走的东西不是“凿窍式混沌谋杀”这个词，而是这样一个姿态：在每一次想要用这个词去解释一段婚姻之前，先把它放在一边，然后重新去看那个没有被命名的、两个人之间的、具体而无法被归类的混沌。那片混沌不需要名字。它只需要不被清理。

证伪条件

如果有一组纵向追踪证据，能够同时满足以下三项——①精确识别出每一对伴侣婚姻中被AI代偿所覆盖的具体领域（冗余、错序、叙事预成），②在这些领域中可靠地区分出“被清掉的是纯消耗型冗余”还是“被清掉的是混沌生存空间”（这一区分需要可操作的行为指标，例如：前者可以通过基线情绪耗竭度与代偿后主观轻松感的线性关系来近似；后者需要通过“意外共鸣事件”在代偿前后的频率变化来间接捕获），③在长期追踪（建议不低于三年）后显示：那些混沌生存空间被部分或全部代偿覆盖的伴侣，其“不塑之识”的偶发频率（以双方未预先编排的、在混沌空隙中意外发生的独特共振事件为观测指标）并未随代偿深度增加而系统性下降——则本文的凿窍因果判断需要被大幅修正甚至撤回。这个证伪条件为未来的实证研究设定了严格但可操作的检验框架：它不需要研究者“进入”混沌内部（那是不可能的），只需要研究者观测到混沌的“缺失”——即那些曾经偶发、现在不再出现的共振事件——是否与代偿覆盖面扩大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时间先后关系与剂量反应关系。如果这种关系不成立，本文就错了。

注释

[1] 本文所涉夫妻案例（包括第二节的“一对夫妻”、第二节的“结婚十一年的夫妇”以及第五节的“赵与周”）均为基于作者对现实情境的观察与重构，已进行匿名化与典型化处理，不指涉任何特定真实个体，亦非经过同行评议的实证数据。其功能是服务于概念论证与思想拓展，读者应视其为带思想实验性质的例示。

[2] 庄子（约公元前369—约前286），战国时期思想家，《应帝王》为其著作《庄子》内篇第七篇。本文主要借其“混沌凿窍”的寓言结构来揭示“善意谋杀”的逻辑，并不意图全面阐释庄子哲学。关于该寓言的更多解读，可参见《庄子》通行注本。

[3] 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 1891–1976) 的“默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 概念, 主要在其著作《个人知识》 (Personal Knowledge, 1958) 和《默会维度》 (The Tacit Dimension, 1966) 中系统提出。本文对“默会知识”与“不塑之识”的区分, 详见第一节末尾及第二节的辨析。

[4] 鲍曼 (Zygmunt Bauman, 1925–2017) 在《液态之爱: 论人类纽带的脆弱》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2003) 中分析了晚期现代社会里人际关系的消费化、短暂化特征。本文与之的对话, 焦点在于“回避承诺的液态关系”与“承诺内被AI侵蚀的固态关系”之间的差别, 详见第四节 (三)。

[5] 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对现代技术“座架” (Gestell) 本质的集中论述, 见其1954年演讲“技术的追问” (收录于《演讲与论文集》)。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的“异化” (Entfremdung) 概念, 核心文本为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本文与这两种经典技术/批判理论的深层对质, 见第四节 (四) 的专项讨论。

[6] 关于睡眠微觉醒 (spontaneous micro-arousals) 的功能, 以及自身反应性T细胞 (autoreactive T cells) 的生理角色, 在神经科学和免疫学领域均有大量实证研究。本文仅提取其“表面冗余负载关键韧性功能”的结构特征, 作为一种跨学科的同构参照。具体文献篇目繁多, 此处不一一列举, 读者可参阅相关学科的最新综述。

[7] 本文以一篇诊断“凿窍式混沌谋杀”的论文本身进行一次“凿窍”, 这一行动不可避免地将婚姻中的混沌概念化为可讨论的对象。正文第八节已就这一自反性困境进行了正面剖解。此处仅补充一句: 作者清醒地意识到, 这篇论文一旦被读者当作又一套可以高效套用的“关系诊断标签”, 它就完成了对自己所诊断之事的完美印证。唯一的出口, 或许在于读者能否在放下论文之后, 依然在自己婚姻生活的那些未被命名的空隙中, 保有不急于用“混沌”去称呼它们的克制。

参考文献

Bauman, Z. (2003). Liquid Love: 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 Polity Press.

Heidegger, M. (1954).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In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Neske.

Marx, K. (184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Polanyi, M. (1966). The Tacit Dimens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庄子. (约公元前3世纪). 《庄子》.